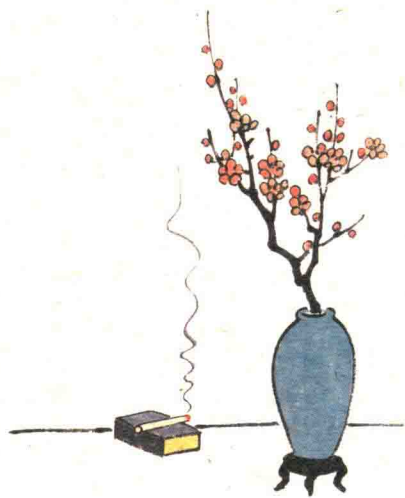


张春田
编



物之記憶

南京大学出版社

物之记忆

张春田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之记忆 / 张春田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305-16303-6

I. ①物… II. ①张…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497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物之记忆

编 者 张春田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16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303-6

定 价 5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小 引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物质主义的时代,“物质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遭遇的一个“关键词”。物质世界的增殖与扩张,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与渴求,物质与日常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讲的:“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然而,所谓“物的时代”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固然越来越紧密地围绕着各种现代后现代的物质载体而展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情感与记忆也愈加深入地为物质所影响甚至占据。现代人精神世界里相当大的(如果不是最大的)一部分都与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和物的关系也远远超过了创造/被创造,生产/被生产,使用/被使用,消费/被消费的格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貌。“物”对于现代人有特别的意义。它丰富琐碎,代表着日常生活的充实与丰茂。“物”甚至赋予日常生活以“重量”——来自它自身所承载着的丰厚的技术和观念,来自通过它而被召唤回来的影影绰绰的过去。除了满足生活需要和消费欲望,“物”也凝聚着私人或共同体

的情感经验，投射出历史与记忆的沧桑，让人沉潜把玩，追怀感伤。毫不夸张地说，“物”及其文化已经是当代社会魅力四射的新神祇，也成为不断刺激当代学术思想的新课题。关于物的各种论述一直是当代西方理论论辩的前沿，而物质文化研究也是近年来跨学科研究中的新潮。

理解“物”及其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今天既然如此重要而切身，自然值得关注。相对于从理论和哲学层面进行抽象思考，或是坊间现有的大量关于物质文化的具体考证，本书采取的是另一种更为贴近普通读者的方式。我们从“物之记忆”的角度，搜集并挑选了书写人与物之间故事的一些文章，编为一册，并辅以照片和插图，希望从文学性的层面，呈现出“物质文化”的诸多侧面，追求雅俗共赏，开卷有益。一方面，通过物来勾连历史与个人，情感与记忆，隐藏在物与物的书写的背后的，是物理人情，是主体的趣味和境界；于是我们才发现，原来物不只是冷冰冰的物，也保存了个人或群体经验的真相，寄托了生命安顿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时代多样化的人/物关系的呈现，提示出“物化”之外的丰富历史和现实可能。人与物的关系的变迁折射了时代的深刻转型，这些充盈怀旧之感的追忆正提供了某种反省当下的消费文化和精神处境的契机，籍此反思商品拜物教到底如何单面化了人和世界。

我们这里所讲的“物”，主要还不是指存放于博物馆中的“国宝”、器典（虽然也有一些文章涉及文物意义上的物），更多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接触和使用的物，不论是文人雅玩、藏书藏画，还是家居什物、衣冠饮食，乃至城市里抬头可见的建筑。这些散落在“锦灰堆”里或者在一日千里的都市改造中已经消失的物，因其

与普通人、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往往更让人有抒情冲动，也更惹人怀想。除此之外，我们所理解的“物”还包括现代文明中的一些“新物品”，如唱片、玩具、藏书票等。选择关于新物品的文章，我们想和之前那些文物杂玩相映照。同时，时代的列车轰轰向前，有些新物品可能骤然之间也成了“现代的文物”。要之，借用孙机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凡物皆有可观”，端看如何发现和记录。

把物与记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渊源有自。李清照战乱中流徙播迁，一篇《金石录后序》讲述的就是她身经丧乱、重理藏物的故事。忆物同时也忆人，与物之聚散相伴随的，是生命中的创伤与纾解。名物之学的文章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其实也有一个脉络。可以说沈从文先生开了个好头，后面，王世襄、扬之水、孟晖、赵广超等诸位先生皆各有擅场，作品文质俱佳，带给人丰富的感受和启迪。他们都是通过对一些日常物件的书写来展现出历史与想象、“物”与生活之间的对话。李旻曾为扬之水的《终朝采蓝》写序说：“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通过“物”而展现出文明理想，与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物质文化写作亦有共通之处。借助记忆，更借助记忆的书写，“物”成为了不可异化的存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之风，渗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物”中沉淀了深沉的生命的光华。因此，“物之记忆”就不单单是一种生活趣味，更是生命情怀，是历史的纪念碑。

关于物的文章不好写，除了文物方面的鉴赏文章需要丰厚的知识作为后盾以外，如何从日常生活习见的平常之物着笔而能不落窠臼，更考验的是作者的识见、性情和笔墨。掉书袋也许不难，难的是不隔膜、不做作的书写姿态，难的是“小”中有“大”——“小”是私人的记忆，“大”是历史的变迁。说到底，写物，不是在写收藏指南甚至投资导引，而是在写历史和文化，写人性和人情。前述这些作者的文章在今天为众多普通读书人所喜爱，正表明了他们的写作在今天的意义。我们在日常阅读中爬梳出一批认为能够体现本书旨趣的文章，根据内容，大致分为七辑。分类亦只是大致而言，互相之间或有交叉之处。从“文玩”到“舌尖”，看似跳跃得厉害，但“物”本来就贯穿生活全部，如此想来，范围广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的编选，始终得到了责编芮逸敏女士的大力支持，她在版式、配图等方面多所费心，做了很多繁细工作，这里谨致谢忱。好友张耀宗先生从本书编选之初就给予了极大帮助，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就选文反复商量，多次增删调整。没有他的视野和建议，这本书不会有现在这个面貌。最后，当然谢谢这些文章的主人们。需要说明的是，虽经多方努力，本书所选文章的部分作者仍未取得联系，诚望作者或著作权持有人见谅，并与出版社联系协商授权事宜。

编者

2015年11月

目 录

小 引

辑 一 文人雅玩

鲁 迅	《北平笺谱》序	3
梁 颖	漫话彩笺	5
梁实秋	如意	28
阿 英	闲话西湖景	31
董 桥	“江山如梦月如灯”	36
董 桥	听说是徐志摩的旧藏	38
叶恭绰	墨谈	42
靳连生	铜墨盒琐记	48
张中行	砚田漫步	60
张伯驹	薜萝砚	72
钱君匋	中国玺印的嬗变	74
陈巨来	安持精舍印话	86

王圣思	辛笛的印章癖	91
陆文夫	得壶记趣	95
周 劭	鼻烟	101

辑 二 书山书海

郑振铎	失书记	107
孙 犁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110
姜德明	卖书记	117
黄 裳	断简零篇室抚忆	122
洪子诚	语文课外的书	129
傅月庵	三本书的回忆	135
范 用	“漂亮小玩意儿”	145

辑 三 纸上云烟

谢国桢	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	153
张伯驹	陆士衡平复帖	155
赵 珩	碑帖杂记	157
鲁 迅	连环图画琐谈	167
启 功	谈《韩熙载夜宴图》	169
张充和	《仕女图》始末	199
白谦慎	张充和藏近现代名人书画简记	205

辑 四 家居与衣冠

杨 泓	隐几	229
扬之水	西门庆的书房	234
王安忆	茜纱窗下	255
孟 晖	张生的礼物	261
孙 机	说“金紫”	271

辑 五 骨董琐记

阿 城	古董	285
沈从文	花边	292
周瘦鹃	顾绣与苏绣	302
周绍良	骨董琐记	305
孙 机	汉镇艺术	316
朱启新	酒文化中的杯	324
蒋炳昌	黄玄龙 明代扇坠的迷失	329
马未都	宋人与宋枕	344
雷竞璇	愿借明驼千里足	351
汉宝德	凡物皆有可观	356

辑 六 随“物”而安

北 岛	三张唱片	363
赵 珩	闲话老唱片	367
王安忆	儿童玩具	383

骆以军	失落的弹珠台游戏	390
汪曾祺	花园	395
刘 岩	消失的钟楼	404

辑 七 舌尖记忆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419
周作人	吃茶	422
梁实秋	豆汁儿	425
汪曾祺	干丝	427
古苍梧	粤菜亡矣	429
舒国治	吃是一种记忆	431

辑一 文人雅玩





《北平笺谱》序

鲁 迅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清尚朴学，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样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零落将始，吾修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

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平，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办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记。

（选自《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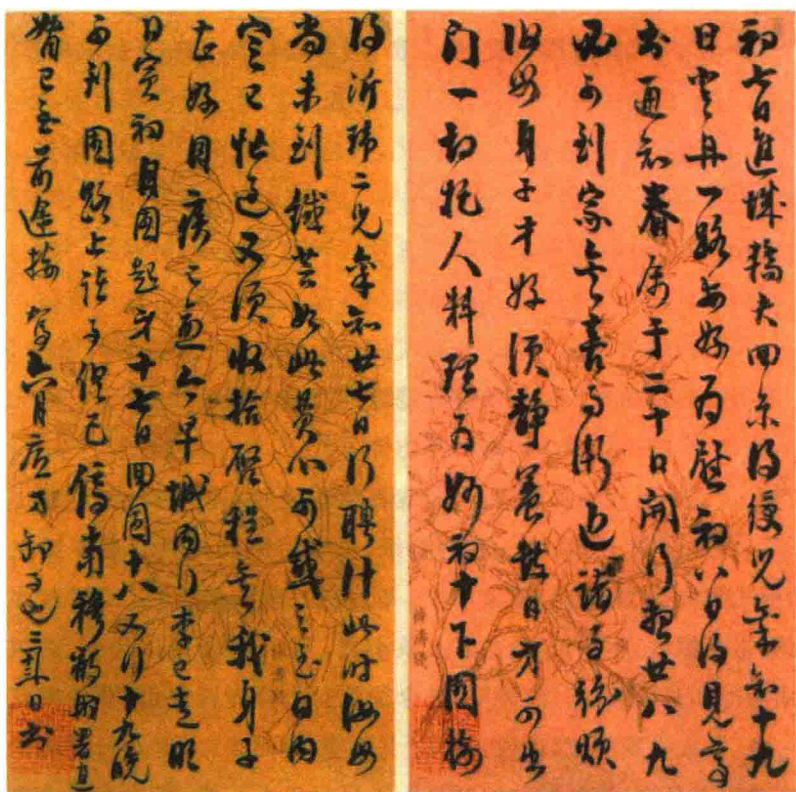
漫话彩笺

梁 颖

“浣花笺纸桃花色”，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吟咏彩笺的名句。

然而，引动诗人吟兴的浣花笺纸究竟是何等面目，今天已经无从获知，只能由想象中约略得其仿佛了。

传说在唐代元和年间，寓居成都浣花溪的女诗人薛涛，创制出了一种形制狭小、深红一色的笺纸，供题诗酬和之用。唐李匡乂《资暇集》云：“松花笺其来旧矣。元和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非独松花一色。”《太平寰宇记》也说：“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可能在种种名色中，艳如桃花的红色小笺最是得人心赏，所以女诗人自己的《十离诗》“红笺纸上撒花琼”，上引义山诗“浣花笺纸桃花色”，都对其情有独钟，元人《笺纸谱》特称之为深红小彩笺。另据《笺纸谱》所记，此种红色笺直到宋代依然深得名士们的喜爱：“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范公成大亦爱之。然更梅澹则色败萎黄，尤难致远，



清潘世恩手札

右頁桃花，左頁牡丹，花梗處均有“薛濤箋”三字提名